

【拒绝流行】曹林 北京时事评论员

体贴“35岁门槛”后的人

最近“35岁门槛”这个话题讨论比较火爆，人大代表蒋胜男的建议把这个已代表职场招聘规则的要求摆上桌面接受审视。她认为“35岁门槛”容易导致从业者35岁以前过度“内卷”，走入婚姻家庭的从业者一旦面临失业或边缘化风险，职业压力和生活焦虑将大大加剧。她建议取消国家公务员报考年龄限制，向社会传递积极信号，有助于盘活35至50岁劳动人口的工作积极性。我也支持取消这个门槛。35岁门槛，实际上会造成一个社会的年龄内耗和互相碾压，貌似“保护”了年轻人，但年轻人也会走向中年，每个年轻人都有可能面临二次择业、三次择业。这个门槛让人在35岁前过度焦虑、拼命厮杀，担心35岁后没有选择；

35岁后的人，职业再选择时遇到了天花板；也违反人尽其才的人才流动机制，令岗位与最合适的人失之交臂。这样的职场招聘规定，看似有利于35岁以下的人，实际上并不是35岁以下的人制定出来的，而是35岁以上的人制定出来的。毕竟，一般到了这个年龄才有决策权。35岁门槛，背后有一个隐形的视角，就是35岁成功者的视角。

站在这种35岁后的视角，无法想象两种可能，一种是“下沉”可能，企业裁员裁员，35岁失业，重新找工作，遇到了35岁门槛。一种是“上升”可能，35岁想明白了，重新创业，开启另一种人生可能，也遇到了35岁门槛。我们的社会不能社会达尔文化，已经成功的“35岁门槛”后的人，要体贴那些正在奋斗的“35岁门槛”后的人。

【昙花的话】尤今 新加坡作家

指挥家变身快递员

疫情蹂躏全球以前，他衣冠楚楚地站在庄严的乐队前，神采飞扬地指挥，音律快乐地满场飞跃。全球染疫之后，他摇身而变成了快递员，穿着T恤和短裤，戴上帽子和口罩，骑着脚踏车，挨家挨户地派送食物。上述流传于网络的这个真实视频，感动了许多人。视频中的这名新加坡人，在交响乐团和芭蕾舞团担任音乐指挥，在过去许多年，旅居于俄罗斯，活跃于欧洲一带的音乐界。来势汹汹的新冠病毒给喧嚣纷扰的地球骤然投下了一个“休止符”，一切的音乐活动和表演都取消了。他在异国被困了一整年之后，决定返回温馨的家园。回到新加坡后，他连续不断地投函觅职，但都如泥

牛入海，最后，他决定不要再守株待兔了。他放下指挥棒，毅然当上了在疫情期供不应求的快递员。有认识者惊讶地问道：“噢，你不是指挥家吗？怎么现在竟然当了送餐员呢？”他微笑着答道：“两者都是工作啊！”他表示，转换一份全新陌生的工作，不是一种自我磨练的历程，也能助他发掘个人尚未爆发的其他能力。他说：“派送食物，广泛地与人接触，使我得以培养出丰富的同情心和同理心，而这，也有助于提升我的人格修养。”

当猝不及防的灾难发生时，“处变不惊”是不够的，“随机应变”才是上上之策。在全球性的灾难面前，上述指挥家以“能伸能屈”的豁达心态，突显了惊人的坚韧。

【含英咀华】黄维樑 香港学者、作家

数风流人物



风云时代，风流人物在“史诗”式电视剧《觉醒年代》中，得到宏美演绎。我近日一直追看。1910年代国弱民穷之际，文化新旧、救国路线迭起争议，剧情非常“硬核”。但编导也有“怀柔”的时候，以加插父子夫妻师生朋友间的关爱与温情，这是剧集吸引大量观众的一个原因。剧中人物的形象塑造和言谈行为，如蔡元培的平和而睿智、宽容而严厉，陈独秀的才情横溢、气

吞斗，李大钊的关怀生民、择善固执，以及胡适的踟蹰、鲁迅的静观——我略识那个年代的文史，看来风流人物被“激活”得相当立体。编导对辜鸿铭的处理，尤为一绝：长衫马褂，留辫，抽烟，架势十足，争辩新旧文化时引希腊文“教训”胡适等场面，令人难忘。本剧的一个重点，是“一战”后巴黎和会引发的五四运动。巴黎的中国代表屈辱焦虑，民国的大总统和文武高官犹豫惶恐，已是剧力万钧；北京大学里师生愤

慨激昂，日夜筹谋与行动，更是动人心弦。当中有两个小场面刻意经营。一是背着镜头，陈独秀拿着青岛学生遗物（血书“还我青岛”布条）掩面痛哭；一是李大钊手执毛笔欲写标语，沉吟之际把毛笔折断。两者都可供“细读”：前者暗喻陈不忍直面之悲痛，后者象征李有投笔从戎（实际的反抗行动）之意。我称此剧为“史诗诗”。有“史”，即有真实的风云时代、风流人物；也有“诗”，即有情有致，感人而耐读。

【如是我闻】

李雪涛 北京外国语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波兹曼的文化警告



当代的文艺复兴家波兹曼说，有两种方法可以让文化精神枯萎，一种是奥威尔式的——文化成为一个监狱，另一种是赫胥黎式的——文化成为一场滑稽游戏。他认为，成为现实的是赫胥黎的担心，而非奥威尔的预言。我在德国读书的时候，已经有“娱乐文化”的说法。21世纪初的时候，波兹曼就曾警告过美国人：如果一个民族分心于繁杂琐事，如果文化生活被重新定义为娱乐的周而复始，如果严肃的公众对话变成了幼稚的婴儿语言，总而言之，

如果人民蜕化为被动的受众，而一切公共事务形同杂耍，那么这个民族就会发现自己危在旦夕，文化灭亡的命运迫在眉睫。……美国正进行一个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实验，其目的是让人们投身于电源插头带来的各种娱乐消遣中。今天看来，这样一种趋势好像并非只在美国，娱乐化使得新生代已经不知道什么是敬畏，什么是庄严了。其实早在6世纪的时候，颜之推就提出过，要禁止孩童过份顽皮淘气而丧失敬畏之心：“禁童子之暴虐，所谓‘暴虐’，就是过分的嬉笑。”

【不知不觉】

钟红明 上海《收获》杂志副主编

灵魂的瞬间表情



曾经看到多部影片，片尾都以纪实风格闪过那些可能是灵感策源地的真实人物照片。寥寥几行字，一个人的简历，等等。如果是影院，我可能是默默看完字幕，最后一个站起来的。在漫长的一生中，某个瞬间的他们，就此以一种形态，凝固在黑白或者彩色的胶片上。

想起去过以色列，那些经历地狱般的劫难之后，定居在那里的老人，不愿意接受赔偿，噩梦般的记忆从来不曾散去，包括曾经被饥饿控制拿走家里最后一块饼干，一辈子被后悔折磨的……他们无形中落下了一种“储存”食物的习惯，简朴的家里，隐秘的角落，藏着各种干粮，以至于社区工作者不得不每个月找理由让他们离开家，然后设法把他们家变质食物清理掉。那些影像，留下的不只是那些人的故事，而是灵魂瞬间的表情。

● 随手拍 五眼桥边

□图/文 劳承杰



本栏目投稿邮箱:ycwbwyb@163.com

春天，正值南方烟雨潮湿的“回南天”。午休时间，漫步在广州芳村四通八达的河涌边上，榕树吐芽，紫荆花艳。不觉来到建于明朝万历年间的五眼桥边，发现桥边泊着一条船，船上堆满了香蕉，有人在船上煮饭，还可以看到船上的床铺。船主正在离船不远的岸上一边摆卖香蕉一边看手机。船主说他来自中山。

在踏青看风景的游客眼里，船、香蕉摊，连同卖香蕉的他都是风景；而在他眼里，这却是关乎生计的真实生活。



【横眉冷对】杨小彦 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教授

老师姓什么？

认识华师附中一位美术老师，于是询问关于美术进入中考的事。他说，中学教育，依据人的五官发育而辅排。身体正常，体育应达标；耳朵正常，须了解音乐之美妙；眼睛正常，要认识美之所在；大脑正常，起码掌握数理化之基础。不过，这位老师还说，因为学校重视数理化，所以，教师要掌握分寸。我问什么意思，他说，意

思就是，不要让学生学美术学得上瘾，弃数理化而直奔艺术殿堂。原来如此。因为美术成绩也列入考察，所以，尽管分量不大，但重要性是存在的。他告诉我说，有一学生，数学优异，美术却不及格。这严重影响到了升学。于是，照例，家长带着孩子找这位美术老师，既是赔罪，也是恳求，给学生一个机会，让孩子重视数理化，其实，老师也不会太过为难学生，都希望学生顺利过关，学

业有成。老师说，提一个问题，答对了，优秀。学生盼望，家长期待。问题是：说出过去一个学期上过课的三个美术老师的姓。结果，学生瞪着双眼，挠头抓耳，愣是想不出来。家长一脸通红，但也无语，起身拉着学生离去，嘴里嘟囔着，不知说什么。这问题很好。不需要懂雕塑、画素描、水彩画，只需要，对前面上课的老师留一点心，进一下脑。现在在可好，连姓都说不上来！

又一个春天，掩饰不住兴奋扑进门的时候，老人的脚，正蹒跚着朝门外遥远的方向。在过往，在任何一个年份，春天是老人最喜欢的孩子，比对自己的孙子还喜欢。孙子顽皮了捣蛋了，至少会骂几句，打是不会的，只是作势要打。但对春天，他只会心尖上宠着捧着，一个眼色一个表情都在意不过，生怕慢了溜了走了，使出全身的力气拉住才好，不离左右。其实春天也有顽皮的时候，稍不留神就变了脸，阴着、黑着、气着、刮风，下雨，做出魔鬼似的吓人的样子，闹腾一番，发疯一番。没耳性，不记仇，转过身，就又知错地娇羞上了，比温顺的女娃子还温顺。春天犯下再大的错，老人都不会见怪，这是老人给予春天的特殊待遇。

没有了春天，才是世间最大的错。人算啥？世间不起眼的。小粒灰尘。这是老人与人争辩时的说辞，说时很急促，带着点气愤，还有恨铁不成钢的意思。好像是说，这么浅显的道理，怎么就不懂呢？还不如我一个不识大字的老人。春雨贵如油，春时就是农人的命。但现在，老人是老了，迟钝了吧？连春天也不认识了？最遗憾不过的，是搁在门后和墙角的农具们，还有个头大些的，架在屋后檐角下。它们中有锄，有锹，有铲，有镰，有耙，有耢，有箩，有犁，有耧，有耨，它们的眼睛都望干巴了，火急火燎得一颗小火星就能

糊的，如同他粗糙的大手，只在表面一掠而过。从进门的那一刻起，老人压根就不敢看一眼农具们，他怕一眼就会粘上，割不断，撕扯不开，更怕老伙计们嘲笑和怪罪，骂他无情无义。老人的痛苦和无奈，只有自己知道。老人何尝愿意丢下它们？只是带不走啊，跟带不走田地是一个意思。只是匆匆一圈，匆匆一眼，老人就转身出来，已经蹒跚的脚

步更添了踉跄。他怕自己会软下来，身子、腿脚和心思一起软，从此赖在这了。但答应过儿女的呀，不能耍赖，老人一生从没耍过赖，对人，对物，对田地，从来说到做到。老人走了，哭还在，直到一个年轻的身影回来。他轻巧地搬出农具们，放到车上，一溜烟拉到一个地方，窗明几净的，像几千年来老百姓供奉祖宗牌位一样，鲜亮地陈列起来——“农耕博物馆”，时光记住了历史。

一路上，农具们惊讶地发现，田地变了，变得不再像田地。看不到人，只有庞大的机械来回穿梭，庞大但并不笨重，所有的劳作胜过女人手中的绣花针，像是在绣花、是在画画。不用看收获，只看这劳作的画面就心悦诚服了。农具们这才知道，没有哪一块田地会在春天里闲着，现如今的地，一年四季都是春天了。春天一直都在的。传统而古老的农具们的春天，已经移去了原来他们想都不敢想象的地方，与更多的年轻人、学生娃一起分享。

不曾失落的春天

□丁迎新



草原牛群 韩风平摄

千块收入还紧巴巴。如今当个环卫工人在路边清扫随风滚动的落叶，晨练的市民骑着单车穿行在非机动车道上。十字路口，一位瘦高个“眼镜男”在向出租车招手。老陈迅速转动方向盘把车滑到“眼镜男”跟前，上车乘客，问明到达地点，便加速前行。他一边开车一边和“眼镜男”聊天。老陈说：“每天起得比鸡还早，睡得比狗还晚，一年到头赚不到几个钱。现在家庭开销大，又是房贷又是车贷，儿子还要报跆拳道、英语培训班，学校要交各种教辅材料费，延迟班补课费，一个月七八

“眼镜男”接过名片揣进包里，连声道谢，紧接着，也叹声说：“唉。现在赚钱都难，家家有本难念的经。特别是年底，单位、家里乱七八糟的事更多，烦死了。刚才听师傅说话，我心里暖暖的。您真是热心肠。”这时，太阳升起。老陈听了“眼镜男”的夸赞，心情豁然开朗，车子迎着初升的太阳“嗖嗖”前行。不一会，出租车到达目的地。“眼镜男”下车，从钱夹里抽出一张百元大钞递给老陈。旁边一位美女经过，跟“眼镜男”打招呼：“孙总，早上好！您今天怎么坐出租啦。宝马呢？”

“呵，昨晚陪客户喝酒喝醉了，车停在公司。”老陈听后，找钱的手僵在半空，看“眼镜男”就像看外星人似的。他还把头伸出车窗外看了看摩天大楼说：“这楼里的白领都是业界精英，月薪起步价过万，年纪大了才要有个伴儿呀！我觉得楼上的凯丽阿姨挺不错的。”一听到她的名字，他心里“咯噔”了一下，顿了片刻，说：“瞎说啥！”顿一下，又说：“你凯丽阿姨不会再找了。”女儿说：“您咋知道？”他说：“我知道。”他的心情突然变得有些糟，“晚安！君健。”她说。

月季花和君子兰

□刘平

“凯丽，晚安！”每晚睡觉前，他都要给她打个电话道声晚安。她会说：“晚安！君健。”这已经有一年多时间了，五道晚安成了他们生活中的一种默契。她住楼上，他住楼下。三年前，她的丈夫走了，她就开始慢慢钻进他的心里。可是，那盆月季花成了他心里的一堵墙。他总喜欢找各种各样的借口去楼上坐坐，每次，她都给他泡一杯他最喜欢喝的普洱茶。闲聊中，他总是有意无意把话题扯到客厅里那盆月季花上，像在试探什么。那次上去的时候，她正在修剪花枝，他说：“月季花其实也没啥好看的，客厅里摆一盆君子兰更好。”

她冲他笑了一下，说：“我觉得月季花好看。”他心里顿时像霜打的茄子。他知道，他的丈夫还在她心里活着。一个长情的女人，心里是装不下第二个男人的。她的丈夫是个花匠，看得出来，花匠在世的时候特别喜欢那盆月季花。平常，花匠把那盆月季花弄得像一件艺术品，春天花开的时候，客厅顿时就变得璀璨起来。那时候他十分佩服花匠的手艺，一盆月季花，让整个屋子都生机勃勃的。现在，他想起花匠心里就痛，花匠把她的一辈子都拴住了。他在等一个契机，等她家客厅里那盆月季花不见的那一天。于是开始每晚睡觉前给她打电话道“晚安”

女儿们每个周末都要回来看看他，顺便帮他洗洗涮涮。那天，女儿对他：“爸，您再找个老伴儿吧。”他说：“都快七十的人了，还找啥老伴儿。”女儿说：“年纪大了才要有个伴儿呀！我觉得楼上的凯丽阿姨挺不错的。”一听到她的名字，他心里“咯噔”了一下，顿了片刻，说：“瞎说啥！”顿一下，又说：“你凯丽阿姨不会再找了。”女儿说：“您咋知道？”他说：“我知道。”他的心情突然变得有些糟，“晚安！君健。”她说。

心情

□杜维民

昨晚，出租车司机老陈跟老婆吵架，睡了一夜沙发，心情糟糕透顶。今天一早就驾车出门揽客。他开车缓缓驶上湿漉漉的街道。前面洒水车在音乐的伴